

史学新论

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许殿才

【摘要】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和巩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天下归一的理想,是秦汉有为统治者创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动机;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深入人心的牢固理念。国家与地方管理者往往在德润四方政治目标感召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使民族团结更加巩固。对于中央统治的认可,对于先进文化的向往,是少数民族和地方政权向往和归附中央政权的主要思想出发点。

【关键词】历史文化认同 秦汉 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6-0120-04

对于大一统政权初创时期的统治阶层来说,头脑中牢牢扎根的天下归一理想,是他们创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动机;建设大一统政权,巩固大一统的统治秩序,是压在肩上的一种责任。

秦始皇有平定天下的强烈欲望,实现统一、维护统一是他历史作为的核心内容。当天下初定之时,他基于“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的考虑而让群臣议帝王尊号,确立起君主专制的统治制度。在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的讨论中,李斯要维护统一防止分裂的议论深深打动了秦始皇:“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于是秦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确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基本格局。为了巩固统治,他不止一次地到全国各地巡游,刻石记功,宣传自己的功业:“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

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①正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统一中国、建立帝制是实现了先民长期的政治理想,秦始皇才能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做出超迈往古圣王的评价。

汉武帝时期对内大举进行思想文化与典章制度建设,对外大力扩展统一国家的规模,大一统政权建设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武帝所以迫切要求推行德教政纲,全面改革朝章国制,巩固大一统政权,也正是基于对传说中古昔圣王化行天下政绩的向往。在要求贤良对策讨论治国根本方针的诏书中,汉武帝表述了他追踪先王的强烈愿望: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

^①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获承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①

在另一篇诏书中，他指示要思考五百年来历史变化的原因，对治国根本问题做出回答，所要达到的是“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摩方外，延及群生”的目的。

大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致治的关键：“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於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在汉武帝认可了他所条陈的“大道之极”和“治乱之端”之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的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②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可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与大一统政权相适应的儒家思想统治地位。以思想统一统领政治与民族统一，“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③“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盛景象，起到了使多民族统一国家长治久安的效果。此举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民族统一国家体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大一统政权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始终是深入人心的牢固理念，成为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无形精神力量。汉代历史上不乏诸侯王或少数民族地方首领反叛的事件，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分裂不得人心，应该是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阴谋造反，伍被多次劝谏。告诫刘安在天下大治之时，造反必

然导致“宫中生荆棘，露霏衣也”的悲惨结局。刘安胸有成竹地讲述出自己扼据险要以招天下之兵的具体战略，伍被却告诉他：“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伍被以历史上吴楚之乱为例，剖切地说明吴虽然强盛一时，又有地位尊崇等诸多优势，当其联合七国势力进行反叛时，仍逃不脱灭亡的命运：“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采山以为铜，煮海水以为盐，伐江陵之木以为船，国富民众，行珍宝，赂诸侯，与七国合从，举后而西，破大梁，败狐父，奔走而还，为越所禽，死于丹徒，头足异处，身灭祀绝，为天下戮。”失败的原因根本就在：“逆天违众而不见时也。”^⑤伍被流泪劝谏未能让刘安放弃反叛图谋，但他所做的史实分析是合于历史实际的，所讲述的道理是深刻而正确的。和班彪的《王命论》一样，伍被之论虽然当时不一定被分裂割据者所接受，可历史教育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伍被之论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统一意识有多么强的现实力量。

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领导者往往在德润四方、化及夷狄的政治目标感召下，扩展政权统治规模，采取适当的措施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使民族团结更加巩固，多民族家庭得以容纳更多成员。司马相如的《答蜀父老难》是理解汉皇朝民族政策的一篇重要文献，《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全文予以采录，可见其受重视程度。当蜀父老对汉武帝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开发西南夷不理解时，司马相如以使臣的名义代天子立言，说明这是大一统政权不可推托的重要责任：

“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颀，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浥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

① 《汉书》卷6《武帝纪》。

② 《汉书》卷56《董仲舒传》。

③ 《汉书》卷6《武帝纪》。

④ 《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⑤ 《汉书》卷45《蒯伍江息夫传》。

社，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已’。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整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塗，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迷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迹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①

正是基于这样高度的认识，大汉政府才威德并施，大力扩展统治所及的范围。对于少数民族慕义而归附之举积极地加以回应，在多民族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历史成就。

任职边疆的地方官员，往往也因能准确理解边地政府职责，主动承担起宣导威德重任，而取得增强中央政权核心凝聚力的效果。在范曄《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东汉建武之初，“辽东太守祭彤威蕃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涉、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②“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③对于汉廷德化四夷的功效，范曄的总结也是很精当的：“若乃文约之所沾溉，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④

边疆官员以夏变夷，德化四裔的行为也取得了让少数民族心悦诚服而倾心归化的效果。任延东汉初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余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⑤越嶲郡

“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后来其子张湍继任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当张湍因处事不当引起当地民众不满，而有人想反叛时，“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⑥可见历史文化认同下的德化工作有多么强大的威力。

三

历史文化认同是联结多民族的共同纽带，为多民族统一事业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对于中央治统的认可，对于先进文化的向往，是少数民族和地方政权慕义归化，向往和归附中央政权的主要思想出发点。

在汉文帝与南越王赵佗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赵佗对称帝而与汉抗衡行为的一再解释，透露出内心深处的空虚与不安。而文中表白的对汉的向往，却不难让人体会出其中的真诚：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汉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⑦

司马迁对于西域诸国因仰慕汉政权的强大富庶而主动加强联系的事实，有很生动的描述：“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汉武帝“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⑧他所说的“西极远蛮，引领内乡”，也准确地传达了西域诸国向往汉廷的心情。

从《汉书》有关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域诸国

①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

② 《后汉书》卷85《东夷传》。

③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

④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论赞》。

⑤ 《后汉书》卷76《循吏传》。

⑥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

⑦ 《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⑧ 《史记》卷123《大宛传》。

“自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的大量史实。龟兹王绛宾本来与汉有隙，可是娶了受汉文化熏陶的乌孙公主女儿后，改变了对汉的态度，“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旗骑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家外孙，成、哀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①这是接受汉礼仪文化改造而密切与中央朝廷联系的典型例证。原楼兰王死，汉“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②这是倚重大汉威德而求得自立的事例。历观西域与汉皇朝交往历史，我们不由得赞叹班固驾驭历史语言的功力：一句“思汉威德，咸乐内属”，^③明确指出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向。

东汉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朱辅“宣示汉德，威怀远夷”，使得“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菟等百余国，户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归化的白狼王特

别作诗三章表达仰慕汉德，愿永远归依的心曲。其中的第二首《远夷慕德歌》说：“蛮夷所处，日入之部。慕义向化，归日出主。圣德深恩，与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温时适，部人多有。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④这是愿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共同心声的真情流露，也是历史文化认同民族凝聚作用的真实写照。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②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③ 《汉书》卷96下《西域传赞》。

④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白狼王所作诗歌的第一首名《远夷乐德歌》，文为：“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缣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申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第三首名《远夷怀德歌》，文为：“荒服之外，土地烧埴。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陔。高山峻峻，缘崖磳石。木薄发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

Effects of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ary Multi-nation State of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Xu Diancai

Abstract: Effects of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as a kind of invisible spiritual power, which played a key and ac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unitary multi-nation state of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s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The ideal of grand unification was the main motivation of the eminent dominators in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who had founded and consolidated the unitary multi-nation states; it was the deep-rooted and solid idea to maintain unity and oppose division. National and local rulers often took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minority reg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goals of rul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 in order to make the national unity further consolidated. Minor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cogniz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yearned advanced culture, which was their main starting points of thought to yearn and join themselve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Key words: sens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the unitary multi-nation state